

艺术观察

以“摩登”为镜 读懂景德镇50年瓷塑变迁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/图

“瓷塑摩登：景德镇的陶瓷雕塑（1949—1999）”展，日前在省美术馆举行。此展由省美术馆主办，也是文化和旅游部2025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提名项目。展期至9月13日。

展览以寓意“新颖不落俗”的“摩登”为核心视角，陈列128件陶瓷雕塑作品和11件相关文献，通过“旧貌新颜”“轻工重器”“古陶今语”三大板块，梳理从1949年到1999年景德镇陶瓷雕塑50年的技术演进与艺术发展脉络，让观众通过“摩登”这一棱镜，看到景德镇陶瓷雕塑如何在时代激流中，兼顾社会使命与艺术探索，在传统与现代、实用与审美、本土与国际等多重维度的交汇融合中，形成富有时代印记与创新气质的独特艺术面貌。

在“旧貌新颜”板块，雕塑多以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和英雄模范形象、劳动场景等为主题。艺术家们将目光聚焦于人民的幸福生活与如火如荼的社会建设，这是当时代表新中国视觉形象、传达时代精神的生动载体，也是陶瓷雕塑领域感受生活、面向新社会的“摩登”气质。这种对现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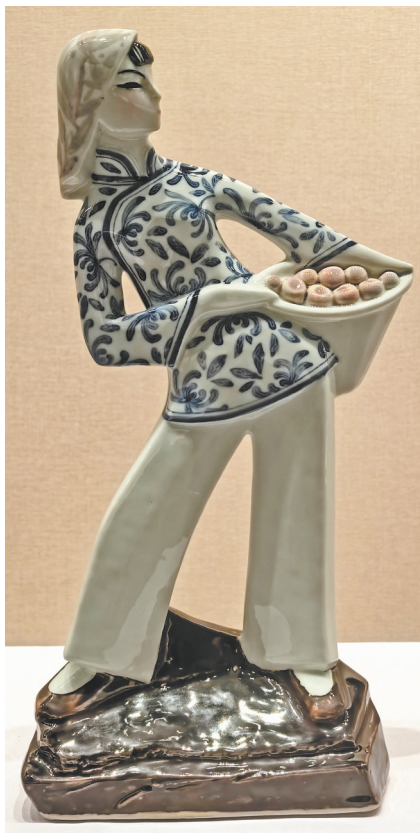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的热忱描绘和对理想未来的昂扬展望，使古老的陶瓷雕塑焕发出充满时代气息的生命力，完成了其现代性的重要一步。《红色娘子军》《舵手》《赶集》《拔萝卜》等雕塑作品，时代气息扑面而来。

景德镇的陶瓷雕塑，自20世纪50年代始为国家出口创汇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在参与工业瓷模制造方面，陶瓷雕塑以其独有的体量形塑，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轻工重器”。在日常生活瓷领域，景德镇的陶瓷雕塑遵循“实用、经济、美观”的原则，当时“摩登”的审美追求经由陶瓷雕塑进入寻常百姓家。在“轻工重器”板块，如与电影《庐山恋》道具同款的《双熊猫台灯》，以及《保育员台灯》《猫镇纸》等陶瓷作品，使人清晰地感受到，艺术的时尚融入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、瓷釉技术与烧造工艺的迭代，自20世纪80年代起，艺术家们大胆探索釉料的流动与凝结、泥土的可塑与肌理、烧造的偶然

与裂变。这种对材料内在可能性的深度挖掘，标志着创作重心从外在的“造型性”描绘，转向了对陶瓷物质本体的叩问与表达，形成了一种与以往追求技术完美和形式定型迥然不同的审美路径。艺术家们将陶瓷媒介视为承载当代观念与情感的重要载体，并积极融合装置、影像等多元艺术形式。这种跨媒介的实践，极大地丰富了陶瓷雕塑的表现维度与叙事张力，赋予“当代陶艺”全新的内涵与外延，实现了“古陶”与“今语”之间充满活力的创造性对话，彰显陶瓷雕塑艺术内在的“摩登”实验性与批判性。在“古陶今语”板块，我们能感受到艺术家借助陶瓷所表现出来的无限艺术创造力，如极具艺术夸张的《睡娃》《阿福》《伴侣》，以及颇具抽象意味的《壶神》《空间意象》《听禅》等。

陶瓷雕塑作为景德镇陶瓷技艺集大成的艺术载体，在不同时代映射着社会思潮与审美观念的“摩登”进程。上述50年的景德镇陶瓷雕塑发展史，无论在主题、材料，还是技术、艺术语言上的探索，对今天的陶瓷雕塑艺术发展都具有深刻影响。我们相信，随着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景德镇陶瓷雕塑艺术必将续写出更加华美的新篇。



雕塑《山林姑娘》周国桢作



雕塑《阿福No.1》吕品昌作



雕塑《舵手》熊铜如作



雕塑《壶神》(系列之二) 孟庆祝作

纸上展厅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江右新风 ——省中国画作品大赛展作品欣赏

□ 杨建兵 文/图

由省美协、吉安市文联主办的“江右新风”——江西省中国画作品大赛展，近日在吉安市青原区美术馆开幕，共展出从全省来稿中精选出来的优秀中国画作品100幅。展览将持续至9月15日。

展出的作品聚焦赣鄱秀美风光、庐陵民俗风情、红色革命历史与乡村振兴建设图景，题材丰富，形式多样，笔墨功底扎实，主题立意鲜明。艺术家们坚持守正创新，将传统笔墨意趣与现代审美表达有机融合，传承江西书画“文章节义”的精神内核，以多元艺术手法展现新时代新风貌，彰显我省中国画蓬勃向上的创作活力。（图片为展览部分作品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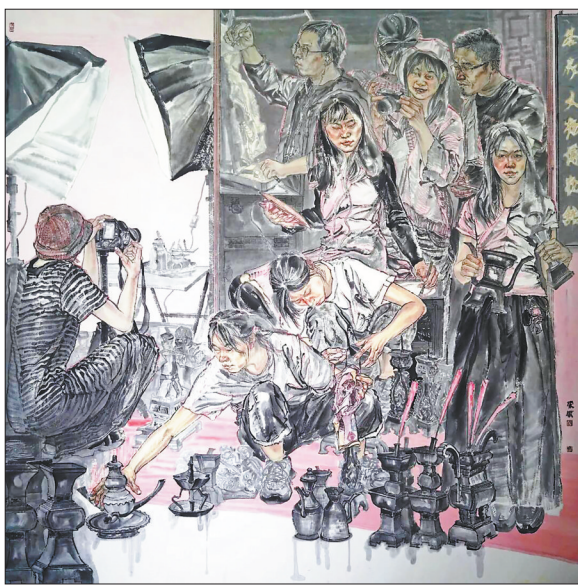
国画《月是故乡明》廖 殊绘



国画《尘封的记忆》杨婉钰绘



国画《共生·栖望》李 莎绘



国画《历史的回音》索 启绘

文化随笔

古人访友情谊浓

□ 程 瑞

历代文人雅士，许多以重情尚义而成千古佳话。在交通不便的古代，访友一事尤见人交友之诚。他们或策马于山径，或泛舟于溪流，或踏月于荒村，只为与知音一晤。这些访友经历被凝练成诗文，流淌在千年文化长河中。

访而不遇

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唐代诗人贾岛这首脍炙人口的《寻隐者不遇》开启了访友诗中一个独特门类：不遇之诗。这类诗歌在中晚唐尤为盛行，韦应物、王维等人也曾留下佳作。寻访不遇本是寻常事，却因唐代文人的生活慢节奏而成为诗意的源泉。空暇时，人们多寻访亲友、唱和游玩。由于交通不便、信息不通，加之友人与隐士们隐逸生活的随性，访而不遇也成了常态。

青年李白访道士不遇，在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中描绘出仙境般的画面：“犬吠水声中，桃花带露浓。树深时见鹿，溪午不闻钟。”犬吠的突兀与水声的绵延形成听觉张力，灼灼桃花与晶莹晨露的明艳对比，而鹿影的倏忽闪现，反衬环境幽寂，视听转换、动静相生，构建了极具层次感的深山访道图景。访友未遇反而成了与自然独处的机缘，这种超脱体现了文人特有的闲情逸致。

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了一个著名的访而不见的故事。王子猷居山阴时，一夕忽降大雪，四望皎然。他独酌酒，吟咏左思《招隐诗》，回忆起好友戴安道远在剡县，便乘小舟趁夜前往。经过一晚方至戴家门前，却不入门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子猷回答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风神洒脱，不拘形迹，尽显魏晋名士旷达超逸，为后世传颂不已。

深山寻友

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。古时高士多隐于山林。他们或松下对弈，或溪畔垂纶，往来皆志趣相投的挚友。即便山高水远，寒暑交替，也挡不住知交远道而来。一炉新火烹春茗，半卷残诗佐浊醪，这般清欢，恰是隐者生活的精髓。诗人笔下的访友故事总离不开特定的意境：苔痕斑驳的野径，被秋雨浸湿的竹桥，云烟缭绕的茅檐……在这里，一片落叶的飘零、一泓洞水的分流，比世间纷争更值得凝眸。

唐代的刘长卿，被贬后栖居石城山下，故友皇甫曾的突然造访令他惊喜交加。“荒村带返照，落叶乱纷纷。古路无行客，寒山独见君。野桥经雨断，涧水向田分。不为怜同病，何人到白云？”夕阳映照下的荒村中落叶纷飞，雨后野桥断裂，涧水漫溢田间，古老的山路杳无人迹，唯有知交不畏寒山险阻来访。若非志趣相投的知己，谁愿来到这白云深处的幽居？超越世俗的真挚情谊让刘长卿在孤寂中感受到了温暖，这种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高洁情怀跃然纸上。

不畏艰险的探访，在唐代诗人雍陶笔下则化作一次饶有兴味的乡村寻访。他在《访城西友人别墅》中描绘了在陌生村落中寻找友人别墅的场景：“澧水桥西小路斜，日高犹未到君家。村园门巷多相似，处处春风枳壳花。”雍陶穿行在“多相似”的村巷间，从迷惘到沉醉，处处盛开的枳壳花，让他意外领略到郊园春景的野趣。这场寻访本身已超越最初的目的，成为一次充满诗意的冶游。

不期而至

夜幕低垂，万籁俱寂，诗人心灵的庭院却为友情敞开了另一番天地。月华如水，松影婆娑，一次不期而至的夜访，或是一段在诗卷雨声中酝酿的期遇，都能将寻常夜晚染成灵魂共鸣的华章。访友的情愫，在夜的静谧与深邃里，焕发出格外动人的光彩。“檐间清凤簾，松下明月杯。幽意正如此，况乃故人来。”白居易诗《友人夜访》，用20个字勾勒出一幅月夜清欢图：清风、明月、松影、酒香，与知己的谈笑交融在一起，夜晚格外动人。

宋代诗人陈与义则把访友前的期待写得诗意盎然。在《怀天经智老因访之》中，他吟出传世名句“客子光阴诗卷里，杏花消息雨声中”。诗人以诗卷自娱，在淅沥雨声与初绽杏花交织的春意里，殷切期盼着与老友的相会。春雨浸润的不仅是杏蕊，更是诗人怀友的心绪。这份期待本身已化作诗意的存在方式，在时光的酝酿中愈发醇香。这两句曾被宋高宗激赏，南宋魏庆之所著的《诗人玉屑》更将其列为“宋朝警句”。期待与相逢，在诗人笔下超越了时空限制，成为一种永恒的心灵状态。

无论是清风明月下故人叩门的惊喜，还是雨声淅沥中对远人消息的殷殷守望，都让“访友”这一行为本身，升华为一种对精神契合的深切确认，一种在时光流转中愈显醇厚的心灵仪式。夜，因此不再孤寂；访，也因此充满了超越时空的诗意光辉。

古道斜阳里，那些访友的身影早已远去，却在竹篱茅舍间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白居易松下明月杯中的酒香未散，陈与义诗卷中的杏花仍在雨中绽放……当我们在“村园门巷多相似”的尘世间穿行，在“云深不知处”的迷茫中驻足，那些千年诗句依然昭示着我们：真正的知交，会踏过断桥野水，穿过枳壳花开的村巷，在深夜敲响门扉。而每一次跋涉本身，已然成为比相逢更动人的精神仪式。

品鉴 第 530 期
QQ: 519578365
投稿邮箱: zzwang666@126.com